

第一章 明郑时期台湾的文学活动 及其与大陆文坛之关系

第一节 最早来台之大陆文人—— 沈光文及其文学活动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第一位从大陆来到台湾，曾经从事文学活动，且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是沈光文。

沈光文，字文开，一字斯庵（或曰斯庵是号，庵又作庵），浙江鄞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西元一六一二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西元一六八八年）。崇祯三年（西元一六三〇年）参加浙江乡试，中副榜；崇祯九年以明经贡太学。明灭亡后，光文以太常博士衔在绍兴参与南明抗清活动，顺治三年（西元一六四六年）绍兴被清军攻陷，遂与鲁王逃至厦门，又至南澳，再转居金门，晋官为工部郎中。这段时间，他奉鲁王之命，来往闽安与金、厦之间联络郑成功等抗清志士。顺治四年随陈士京人粤，到肇庆朝拜永历帝（即桂王朱由榔），被授予太仆寺少卿的职位，奉差广东监军。顺治八年，清兵攻占舟山，鲁王逃至厦门，而当时郑成功已据守广东潮州和福建金门、厦门等地，二王相争一地，宁靖王与沈光

文居间调停 同年沈光文从潮州渡海到金门。清兵进抵福建后 已降清的福建总督李率泰招徕明朝遗臣，派人带着招降的书信与银币 邀他共事 他愤而“焚其书 返其币”^①。顺治九年（西元一六五二年）他欲从金门入泉州 不料在海上遇到飓风 飘至台湾。^②

全祖望《鮑埼亭集》卷廿七，《沈太仆传》。此传收于邓传安辑《蠡测汇钞》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一九五八年。

关于沈光文来台的时间说法不一，略举以下几种具代表性的说法：

(1) 季麒光《蓉洲文稿·文开传》云：“辛卯 从肇庆至潮州 由海道抵金门，……七月挈眷买舟赴泉 过围头洋 遇飓风 飘泊至台。”（此书今已不传，这里转引自盛成《史乘与方志中的沈光文资料》，《台湾文献》十二卷第二期，一九六一年六月 页一。此条指沈氏来台时间为辛卯年七月 即顺治八年 西元一六五一年）。

(2) 全祖望《鮑埼亭集》卷廿七《沈太仆传》云：“辛卯由潮阳航海至金门。……公遂留闽，思卜居于泉之海口。挈家浮舟，过围头洋口，飓风大作，舟人失维 飘泊至台湾。时郑成功尚未至 而台湾为荷兰所据。（此传收于龚显宗编，《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台南县立文化中心出版，一九九八年 页三六——三七。）全祖望未指明沈氏来台时间是否即为辛卯年，但沈氏来台在郑成功来台之前则是肯定的。

(3) 连横《台湾通史·列传》《沈光文传》云：“永历三年 由潮阳航海至金门，……乃留闽中 思卜居泉州之海口 浮家泛宅 忽遭飓风飘至台湾 时台为荷人所据。（连横《台湾通史》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一九六二年 页七四六。）此条则指沈氏来台时间为永历三年，即西元一六四九年。但这个时间已为后人所考证为明显错误的。

(4) 杨云萍《台湾的寓贤沈光文》云：“关于斯庵的到台年代 我曾作过小考（参看《民俗台湾》第三卷第二号 日本昭和十八年三月刊 所载《民俗采访之会》记事。我的推论是 沈斯庵之渡台 当在永历六年（壬辰）即清顺治九年 西元一六五二年。”

(5) 刘登翰等人所编写的《台湾文学史》云：“一六五二年（顺治九年）从金门搭船去泉州，准备过浮家泛宅的生活。不想船至海口围头洋遇飓风，被飘到台湾的宜兰。”刘登翰等编《台湾文学史》上卷 海峡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页一——三。）刘登翰等人采用的是杨云萍教授的考证结果，他们认同沈光文来台时间是西元一六五二年。

我在这里也采取杨云萍教授的说法

沈光文来台后 据台荷人先是尊他为宾师 作为荷兰与明邦的联络人，后又因惧郑成功攻台而施行防海政策，并监视汉人，故他只能“受一廛之居 极旅人之困”^②。在定居台南的日子里 他不但挨饿受穷，而且时刻受到荷兰人的监视。顺治十七年（西元一六六一年）因谣传郑成功即将攻台，他因此被荷人逮捕囚禁并严刑拷问，荷人无法获知郑氏攻台的进一步消息，又将他的儿子作为人质看管，反复折腾了好一阵子才将沈氏父子释放，而此时的沈光文已穷到朝不虑夕，需向人贷米才能度日的地步。

顺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年）郑成功驱逐荷人 入据台湾，知沈光文在台，十分高兴，并以客礼接见，还令部下致送米粮及田宅来安顿他一家。沈光文受到郑氏如此尊重，又得以与跟随郑氏来台的遗老徐孚远、曹从龙等人见面，自然精神振作，对郑成功备加推崇，且为郑氏提出许多政经教育方面的建议，以为可以施展郁积的抱负，成就一番事业。但不料郑成功统治台湾不到半年，即英年早逝（时年三十九



沈光文斯庵先生象
丁巳春慈翰李康繪

图 1 沈光文画像

据龚显宗《台湾文学家列传》（台北，五南图书公司，二〇〇〇年）页二五中所言，光文来台后，自宜兰南下到台南，遇到兄长沈阿公（光文兄长本名不详，“阿公”乃土人所呼）而沈阿公之妻为荷兰女秘书 故透过兄嫂的介绍才有此机缘。若萍按：此沈阿公究竟是不是沈光文的亲兄，尚待详考。

全祖望《鮑埼亭集》卷廿七，《沈太仆传》。

岁)其子郑经乳名锦继承王位对沈光文等人欲立鲁王却不支援自己一事十分不悦。而光文又于康熙二年(西元一六六三年)撰《台湾赋》文中对郑经多所批评赋云:

壬寅年成功物故,郑锦僭王。附会者言多谄媚,逢迎者事尽更张。般乐之事日萌,奢侈之情无厌,横征浪费,割肉医疮,峻法严刑,壅川弭谤。主计者所用非所养矣,所养非所用矣。世风日下,人事潜移,苟革面于天朝,倾心正化,岂非蛮荒膏壤;讵祸胎无俊志,戾气尝横,恃此黑子弹丸。天理昧而不知,人事违而强作。

如此直言批评郑经的统治当然不能免祸,此赋一出即谗言不断,使得光文险遭不测。

康熙四年(西元一六六五年)沈光文为了避祸在大冈山半普陀幻住庵(属今高雄县)出家,法号超光,每日参禅诵经却仍不忘人伦之义但碍于祸端未解谗言仍多,一时未能还俗返家干脆在罗汉门山中结茅以居,心中积愤郁结。尝叹曰:“吾廿载飘零绝岛弃坟墓不顾者不过欲完发以见先皇帝于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②后来由于王忠孝出面缓颊稍减郑经之怒光文的处境才渐趋好转,能够自由出入于蕃社(当时名为目加溜湾社,即今台南县善化镇)间,以教当地住民认字读书来维持生计,“不足则济之以医”^③,勉强定居下来。直到郑经死后,继位者对他“复礼如故”处境才有较大的改善。

此赋收于龚显宗编《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台南县立文化中心出版,一九九八年)页一六八。

②③ 全祖望《鮑琦亭集》卷廿七,《沈太仆传》。

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清朝收复台湾,闽浙总督姚启圣写信问候光文,答应送他回家乡鄞县,但因启圣不久后即病死,回乡之事遂不果行。当时的诸罗县令季麒光因敬重光文的人格及才学,不断接济他的衣食所需,供应肉粟,旬日必亲自上门问候,对沈光文的晚年生活照顾颇多。他们还与当时流寓台湾的文人共组“东吟社”^①,吟诗唱和,诗作合编为《福台新咏》,时为康熙二十四年(西元一六八五年)沈光文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

康熙二十七年(西元一六八八年)沈光文以七十七岁的高龄去世,葬于诸罗县善化里东堡。

综观沈光文的一生,大半辈子在为“复明”奔走,从大陆到台湾,从太仆寺少卿到穷愁潦倒以出入蕃社教授生徒维生,历经明末、南明、荷据、明郑三世、清顺治、康熙等王朝,若不是无意被飓风吹至台湾,成为第一个为台湾带来中华文化的大陆文人^②,那么他很难在众多明朝遗老中脱颖而出,名留青史,更不用说成为“台湾文学”的始祖了。那一场飓风改变了沈光文的命运,也为蛮荒的台湾带来了文学的曙光。

事实上,在沈光文来台前,台湾已经有不少从大陆移台的先民,但由于他们多从事经贸、垦荒等活动,普遍缺乏文化素养,而荷兰人统治时期所设的文教组织也仅是供殖民沟通所需,因此只有沈光文及后来随郑成功来台的文人(乃至清领时期宦台及流寓台湾的文人们)在文学上的创作才可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活动,也为后起的台湾本土文人的养成奠定了基础。他们对台湾文学的贡献可说是一种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详见第二章第一节。

这里说沈光文是大陆文人系依据他的出生及教育和事业都在浙江、厦门一带而言,与现今台湾学界称他为台湾文学家并不冲突。

尤其是沈光文 他在台的三十六年间 写下了许多关于台湾的地形、植物、风土民情等文章 计有《台湾舆图考》一卷、《花果草木杂记》一卷、《流寓考》一卷、《台湾赋》一卷、《东海赋》、《槎赋》、《桐花赋》、《芳草赋》等 这些作品成为后来为台湾作志者的必备参考资料。因此全祖望才会对他有“海东文献，推为初祖”的美誉 并有下面这番评论：

呜呼！在公自以为不幸，不得早死，复见沧海之为桑田；而予则以为不幸中之有幸者。咸淳人物，盖天将留之以启穷微之文明，故为强藩悍帅所不能害；……公之岿然不死 得以其集重见于世，为台人破荒，其足稍慰虞渊之恨矣。^①

除了这些记录成分多于文学性质的作品外，沈光文还有一百零四首遗诗^②，这些诗小部分作于厦门与金门，大部分作于台湾，内容则多抒写自己离乡漂流海外的困顿生活和心境，充满强烈的亡国之痛和有家不得归的心情。他这种怀念故国及家乡的诗风“开创了台湾乡愁文学的先河”^③。下面所引的两首诗最能反映他这种心情与诗风：

感 忆

暂时一苇向东溟，来往随波总未宁。
忽见游云归别坞，又看飞雁落前汀。
梦中尚有娇儿女，灯下惟余瘦影形。

① 全祖望《鮑埼亭集》卷廿七，《沈太仆传》

② 这一百零四首诗 包括了七律廿七首、七绝九首、七古五首、五律五十九首、五绝二首、五古二首。

③ 刘登翰等编《台湾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上卷，页一—四。

苦趣不堪重记忆，临晨独眺远山青。^①

思归六首·之一

岁岁思归思不穷，泣歧无路更谁同。
蝉鸣吸露高难饱，鹤去凌霄路自空。
青海涛奔花浪雪，商飙夜动叶稍风。
待看塞雁南飞至，问讯还应过越东。^②

当年一苇东航 原以为只是‘暂时’的 没想到就此一去不返 暂时竟成永远“，岁岁思归”而终于不得归，现在看来连回去的路都没有了。“娇儿女”只能偶然在梦中一见 醒来还是孤苦伶仃 只剩下青灯作伴 竟不如那“飞雁”还有“过越东”的时候。诗人心境之寂寞凄苦溢于言表，手法却细腻婉曲。沈氏集中此类追怀故国 充满乡愁的诗屡见不鲜，下面这些诗句都令人印象深刻：“重阳节至客心悲 托兴登临醉一卮”^③、“故国霜华浑不见，海秋已过十年淹”^④、“故国山河远，他乡幽恨重”^⑤、“望月家千里，怀人水一方”^⑥。

除了乡愁外，穷困的生活也常是沈光文写作的题材，他常在诗中直白地写出“穷”、“饥”、“饿”等字眼，《柬曾则通借米》一诗 或可算是其中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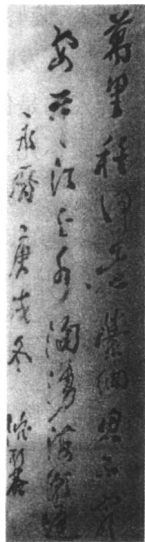


图 2 沈光文书法

- ① 《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 页一八。
- ② 《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 页二。
- ③ 《重九日登啸卧亭》，《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 页一九。
- ④ 《思归六首·之六》，《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 页二。
- ⑤ 《葛衣吟》，《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 页一三。
- ⑥ 《望月》，《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 页八。

迩来乞食竟无处，饥即驱我亦不去；
 甑中生尘兴索然，飧风吸露望青天；
 穷途依人仍不足，自顾已忘荣与辱；
 何当稚子因饿啼，绝不欲我作夷齐；
 勉学鲁公书新帖，呼庚未免为臣妾；
 嗟！嗟！苦节尤难在后头，一日不死中心忧。

一介文人落入这般穷困潦倒的生活 家中无米可炊“飧风吸露”贷米于人 荣辱考量怎敌得过饥饿的纠缠 他无力也无能改变现状 只得以诗抒发心中之愁。设若饿死了 也便自尘世中解脱 无需愁苦，但恼人的是偏又饿不死 沈光文常在诗中表露这种心情 诸如：“所恨饿而不死 人情无怪其然”^②、“却恨饿来还不死 欲添长命缕何为”^③“买药则无钱 受饥偏不死”^④。这些受穷又无奈的诗句大量出现在他的诗作中 可说俯拾即是。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窘迫 据实写出他穷困的程度 读了虽令人不忍 但从中也反映了他的真。

沈光文的诗歌创作虽然题材不够开阔 但他借着诗尽情吐露自己的心声 不掩饰自我情感 勇于正视生存困境 体现了一个作家对时代的敏感与对生活的真诚 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就如季麒光所说：“从来台湾无人也 斯庵来而始有人矣 台湾无文也 斯庵来而始有文矣。”^⑤ 沈光文的文学创作确实是中国古典文学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萌发的第一颗种子，他为当时“无文”的台湾带来了文学的芳香 使后来的文学活动得以蓬勃展开 称他

《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页四。

《有感》，《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页四。

《癸卯端午》，《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页六。

《曾则通久病 以诗问之》，《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页三。

季麒光《题沈斯庵杂记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页二一九。

为台湾文学的初祖是名副其实的。

第二节 明郑时期来台之大陆文人及其文学活动

顺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改台湾为东都,以为延续南明国祚的基地。此时大批明朝遗臣及文人亦随之来台,他们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台湾在明郑时期的文学基调。本节述介以徐孚远、卢若腾为主,而辅以朱术桂、郑成功、郑经。

一、徐孚远

徐孚远,字暗公,号复斋,明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崇祿十五年(西元一六四二年)中举。来台前曾与周立勋、杜麟征、夏允彝、陈子龙、彭宾等人共结几社,时人称为“云间六子”,有“几社六子诗”行世。明朝灭亡后,曾举兵抗清,兵败,从鲁王退守舟山、厦门,时厦门已为郑成功军队所据守,徐孚远居厦门期间,郑成功以师礼相待,“凡有大事,谘而后行”^②。此时他又与张煌言、卢若腾、沈佺期、曹从龙、陈士京等人重结诗社,互相唱和,时称“海外几社六子”^③。由于桂王朱由榔(永历帝)时在广东,他欲前往觐见,但却失道安南,安南国王要以臣礼,他不从,且大骂之,国王叹为忠臣,遂“厚资遣之,卒以完节还”^④。西元一六六一年随

- ① 参王云《东海先生传》,台银丛刊,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第一百廿三种,页六三。
- ② 全祖望《徐都御史传》,《鮑琦亭集外编》卷十二,此传收于邓传安辑《蠡测汇钞》(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一九五八年),页五九。
- ③ 此结社之事可见于连横,《台湾诗乘》,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一九七五年,页一一。
- ④ 全祖望《徐都御史传》,《鮑琦亭集外编》卷十二,页六。

郑成功渡台。在当时来台的遗臣、文士中 徐孚远以江左社盟祭酒为领袖 台人争从之游 面对这种景象 他曾自叹曰：“司马相如入夜郎教盛览，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国之大夫当之，伤何如矣。”^①心中感慨莫名。来台后的第二年 郑成功去世 徐孚远寄居山中，一面设帐授徒，一面躬耕自给 与妻过着伐薪煨芋的简单生活。西元一六六五年去世 享年六十七岁。著作有《钧璜堂存稿》二十卷，共存古近体诗二千七百七十五首。

在徐孚远的诗作中，大多是写赠明末忠义之士而居台湾之友朋的，而有关台湾的诗歌，内容则多是描写自己在台湾的生活情形 例如《东宁咏》：

自从飘泊臻兹岛，历数飞蓬十八年；
函谷谁占藏史气，汉家空叹子卿贤。
土民衣服真如古，荒屿星河又一天。
荷锄带笠安愚分 草木余生任所便。

自己原为一衣食无虞之士大夫 但在台湾 为环境所迫 只得躬耕田亩。“久居此岛何为乎？恶溪之恶愚公愚。半亩稻田不可治，畦中种菜三百株。”^②“荷锄带笠”畦中种菜 正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又如《陪饮赋怀》一诗：

问余东向亦何为，屡与王侯泛酒后。
夙昔襟期空自许，于今行迹有谁知？

全祖望《徐都御史传》、《鮑琦亭集外编》卷十二 页六。
连横《台湾诗乘》，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一九七五年，页一。
《锄菜》，《台湾诗乘》页一一。

年衰难入驱羊梦，衣敝常多扞虱时。
明岁土膏应早发，好随陶亮共扶犁。^①

在写生活困厄的同时，多少也显出一些无奈，“夙昔襟期空自许，于今行迹有谁知”反映了大部分来台遗臣的心声。

除了生活不易 徐孚远还有满腹的乡思 对故国、故土、故人的怀念之情常流露于诗作中：

春光一去不重来，日日登山望九垓；
岸龙水虎俱寂寞，高皇弓剑几时回。

三山渺渺水溅溅，日月衣冠又一天。
不是六鳌相拄得，便流西极已多年。

愁云淡淡水融融，拟挂征帆到海东；
乡梦迷离春树杳 天涯一别几时逢。

他也曾想回乡 但“只今十载在泥涂 南云杳杳天路遥 我欲往从乏駟騄”^⑤。故国已逝 故乡为异族统治，一日不能光复中原 他就只有守着明郑政权 隔水望乡兴叹。

为了坚持忠君爱国的思想，徐孚远以及所有来台的遗臣、文人 选择了远离家乡 漂洋过海 在台湾落脚 抛弃了故乡的土地、

陈汉光编《台湾诗录》（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一九七一年，页一一。

《春望》，《台湾诗录》（上）页一。

《海居》，《台湾诗录》（上）页二。

《怀章东生》，《台湾诗录》（上）页二。

《锄菜》，《台湾诗录》页一一。

亲人来到这块荒芜陌生的地方，过着困顿无助的生活。徐孚远的诗虽然是写他自己的生活及情感。但实际上也反映了大多数遗民们的生活情景。

连横曾评徐孚远的诗曰：“大都眷怀君国，独抱忠贞，虽在流离颠沛之时，仍寓温柔敦厚之意，人格之高，诗品之正，足立典型，固非藻绘之士所能媲也。”^①徐孚远继承了儒家诗教的传统，将之灌注于他的诗作中。虽然他仅在台四年，但“台人争从之游”^②的结果，便是在无形中传递了文学的薪火，影响了后人的文学创作，为台湾刚萌芽的文学活动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卢若腾

卢若腾，字闲之，又字海运，号牧洲，晚号留庵，自称“自许先生”。明福建同安金门人。崇祯十三年（西元一六四一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职。秉性正直，敢于直谏，曾三次上疏弹劾定西侯蒋维禄，声震朝野。后终因得罪当道，被外放至浙江任布政使司左参议。在任期间，政绩卓著，兴利除弊，得到民众的好评，人称“卢菩萨”。明亡后，曾先后追随福王、唐王于南京及福州，分别担任金都御史及都察院右都御史的官职。清军南下后，他辗转入闽，与王忠孝、沈佺期等好友归居故乡金门，受到郑成功的礼遇。在金、厦间往来生活了十几年。西元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从金门渡海欲至台湾定居，但船至澎湖却突然生了病，只得在澎湖太武山暂住，不久即病逝，葬于澎湖，享年六十六岁。一生著作极丰富，有《留庵文集》十八卷（现存十五卷，末三卷只存篇目）、《岛噫诗》一百零四首、《制义》、《与畊堂学字》等。

^①《台湾诗乘》，页一二。

^②全祖望《徐都御史传》，《鮚埼亭集外编》卷十二。

卢若腾在《岛噫诗·小引》中曾谈到他自己的文学观云：

诗之多，莫今日之岛上若也。忧愁之诗，痛悼之诗，愤怨激烈之诗，无所不有，无所不工。试问其所以工此之故？虽当极愁、极痛、极愤激之时，有不自禁其哑然失笑者，余窃耻之！岛居以来，虽屡有感触吟咏，未尝作诗观，未尝作工诗想，如痛者之呻，哀者之哭，噫气而已。录之赫蹄，寄之同志。异日有能谅余者曰：“此当日岛上之病人哀人也。”余其慰已。^①

此外在《君常弟诗序》中亦有言：“君常柬余曰：‘人亦有言，风者天地之噫气，诗者人心之噫气。年来区区之心未由自遣，一番噫气，只增一番狂病耳。录之以志所遭之不幸，未暇论工拙也。’斯言也，若无意于诗，而实直探诗之原本者。”^②他认为写诗就是“噫气”，不是无病呻吟，不是附庸风雅，写诗需有真实情感，要写出自己心中的忧愁、痛苦、愤怒。他的诗作即是“噫”自己心中之“气”，也因此他的诗集才命名为《岛噫诗》。

譬如《古树》一诗：

移借岛中寓 移植岛中树；
跨城以为梯 撤屋以为路。
若道家在岛 忍招邻里怒；
若道岛非家 花木岂忍务。
念此弹丸地 颠危在旦暮；
一移此中来 再移何处住，

卢若腾《岛噫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一九六八年，页三。

《岛噫诗》页四九。

譬之群燕雀，屋下安相哺；
突觉栋宇焚，懵然罔知惧。^①

以极简白的诗句，借移植古树来写自己寓居海岛的孤寂生活和心里的不安定感。此外还有描写自己窘困生活的诗句，如“去年艰粒食，饥赖山薯疗。今年薯也无，冷灶频断烧。有田不得耕，耕熟复遭剽”^②。这些诗都浅显易懂，很少用典。卢若腾的许多诗作几乎都表现出此种‘老妪能解’的社会写实诗风格，尤其是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诗歌更是如此，诸如《甘蔗谣》、《番薯谣》、《乌鬼》、《海东屯卒歌》、《老乞翁》、《东都行》、《殉衣篇为许尔绳妻洪氏作》等，特别是《老乞翁》一诗，很显然地是受白居易《卖炭翁》的影响；《殉衣篇为许尔绳妻洪氏作》^③又有古乐府诗的遗风，而《东都行》更是‘明郑时期一篇反映台湾社会生活中最有分量，内容最丰富的诗作’^④。他的诗与他的文学理论相契合，是台湾在明郑时期的重要作家。

三、其他

除了徐孚远及卢若腾外，明郑时期来台的文人中较有名者，尚有王忠孝、沈佺期、曹从龙、陈士京等，但他们的诗作或已不传或数量不多，因此就不在此讨论了。值得一提的是，在

《岛噫诗》，页一。

《冷灶》，《台湾诗录》(上)，页七八。

兹引此诗如下：“妾为君家数月妇，君轻别妾出门走。从军远涉大海东，向妾叮咛代将母。妾事姑嫜如事君，操作承欢毫不苟。惊闻海东水土恶，征人疾疫十而九。犹望遥传事未真，岂意君讷播人口。茫茫白浪拍天浮，谁为负骨归丘首。君骨不归君衣存，揽衣招魂君知否。妾惟一死堪报君，那能随姑长织留。死怨君骨不同埋，生愿君衣永相守。骨可灰兮怨不灰，衣可朽兮愿不朽。妾怨妾愿只如此，节烈声名妾何有。”

《台湾文学史》上卷，页一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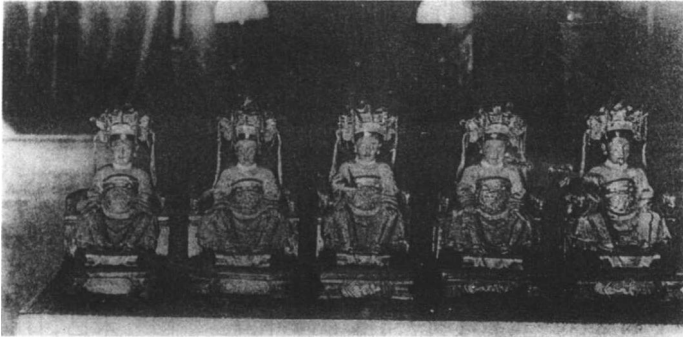


图 3：五妃庙，位于台南市

同时期来台的遗民中，还有明朝皇族宁靖王朱术桂，他是明太祖九世孙辽王之后，于永历十八年（西元一六六四年）来台，定居于台南。他善文学，工书法，承天府（即台南）的庙宇匾额有许多是他所题写的。西元一六八三年，郑克塽降清，朱术桂与五妃、侍宦二人均自缢死，死前留有《绝命词》曰：“艰辛避海外，总为数茎发，于今事毕矣，祖宗应容纳。”^①诗中表露出对于祖国的忠贞之情，“全发而生”所代表的意义，反映了大部分来台遗民的思想。

此外，郑氏父子也留有不少诗作。郑成功少时曾求学于钱谦益之门，又问诗于徐孚远。他的诗眷怀故国，志在中兴，表现出慷慨激昂之气，如：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
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②

《台湾诗录》（上）页三七。

《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台湾诗录》（上）页三九。

来台后也有诗作反映开辟之苦 如《复台》诗：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①

对家国的责任及对自我事业的期许都贯注在他的诗中。至于统领台湾近二十年的郑经也承袭父志，故国之思，兴复之志常见于诗，例如下面这首：“王气中原尽 衣冠海外留。雄图终未已 日日整干戈。”^②文采虽然平平，志向还是可嘉的。

此外 应当一提的是张煌言。此人在南明时期 无论是在抗清的事业上或是在诗文的创作上成就都很高，又是以徐孚远为领袖的“海外几社六子”之一 似应放入此节一并讨论。但学界对于张煌言是否可算来台文人尚有歧见 就现有证据来看 张煌言虽然有许多与居台湾友朋的唱酬之作 但他终身未入台应是可信的 所以我暂不将他列入论述的范围。

综前所述，明郑时期来台的大陆文人怀着忠君爱国的思想及思念故土、想归不能归的心情 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他们用诗歌来记录生活 抒发情绪。他们有的暂居台湾 有的终老台湾 不论在台的时间长短，他们都是此时期台湾文学的重要播种者。他们

^①《台湾诗录》(上)页三九。

^②《满酋使来 有不登岸 不易服之说 愤而赋之》，《台湾诗录》(上)页四一。

如王文颜于其硕士论文《台湾诗社之研究》(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一九七九年 页六——页八)中举证反驳连横《台湾通史》云张煌言与郑成功同定台湾之说，认为张氏终身未入台湾；而陈丹馨的硕士论文《台湾光复前重要诗社作家作品研究》(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一九九一年 页四六——页七六)中，又将海外几社认为是明代台湾惟一诗社，意即张煌言也属于明郑时期的台湾作家。诸如此类不同观点的论述不少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带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风格、形式，继沈光文打开了台湾“无文”的局面之后，又丰富了当时台湾的文学园地。这些有高尚品德情操的诗人，对后世台湾文学发展的奠基之功是不可磨灭的。